

最前衛的抗爭——
臺灣性別文學

Literature and Gender
in Taiwan

《孽子》： 1983, 1986, 2003, 2014, 及其後……

Crystal Boys Across Our Generations

「這一切，可能都是白先勇筆下的那座公園開始，後來的故事，則是所有『孽子』們所共同譜成的。」

Text by 羅毓嘉 Image by 許培鴻、國立臺灣文學館

青春鳥在不同年代破殼而出，披上新生的羽絨，飛落公園那澄黃的光線。1983 年首度成書出版的《孽子》，或許不是臺灣文學作品中率先以同志為主題的作品，然而卻無疑是影響最為深刻長遠的一本。

躍上大螢幕

現代的孽子們或許不再去新公園了，也不必再以實體的相本紀錄每隻青春鳥的樣貌——大家都用手中的智慧型手機交友了，而臉書與 Instagram，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青春鳥集。同志們現在甚至都已經可以結婚了。然而，照片翻過一張又一張，在交友軟體上左右滑動的「來配對」、「不是菜」，相片的顏色與記憶同聲隨時光褪去，城市男同志一代復一代，依然群聚復離散，相濡以沫，而後相忘於江湖。

可 1983 年直到現在，38 年的時間，無論這部小說如何「經歷不同面貌的變奏」¹，《孽子》幫助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們曾經是不被喜愛的人，我們曾經是愛滋病的同義詞。孽子之「孽」，是我們彼此在彼此身上找到的，屬於自己族類的共同傷痕。而數十年來，這傷痕癒合的過程，正好與當代同志「驕傲」倡議所主張「做你自己，且別管他們怎麼說」的精神不謀而合。

在 1986 年，《孽子》由虞戡平執導，首度改編成電影，以當時臺灣甚至尚未解嚴的社會背景來看，可謂是一次相當大膽的嘗試。

用強勢的媒介描述弱勢的我們

然而，《孽子》真正在我們的時代爆炸性地（或許，相較於 80 年代的小說文本一刷再刷，應該說是『再次爆炸性地』）發光發熱，則是 2003 年曹瑞原導演、公視製作播出長達 20 集的電視劇。當年首播的 2 月，甚至早於臺灣第一次同志大遊行的 10 月份（與近年來臺灣同志遊行動輒 10 餘萬的參與人數相比，那年從新公園走到西門紅樓的短短路程，僅集結了不到 2000 人的參與）。那還是個看到電視上男男親吻，爸媽會尷尬地轉過頭去言不及義聊家裡大小事的年代，那還是個，國中高中對自己懵懂無知的情慾稍有理解，卻不知道如何表述的青春鳥們只能秘密探索著自我認同的年代。



《孽子》的 4 種外譯版本：英語、德語、法語、日語。



1 創作社 | 青春鳥 (攝影: 許培鴻)
2 創作社 | 龍鳳戀 (攝影: 許培鴻)

但那畢竟是電視啊——如此強勢的媒介，描述著那麼弱勢的我們。孽子們從現實裡走進了小說，這時，才真正從純文學的殿堂，走進了流行大眾文化的視野。2003 年的孽子們，激動地看著當年乍紫初紅的范植偉、張孝全、金勤飾演的阿青，老鼠，小玉，跑過眷村的巷口，跑過公園的荷花池，跑過日式的紅磚樓，跑過狩獵者與獵物竄逃的地帶，也像是跑過了我們的青春年代。

我們像是終於被看到了。終於可以被談論了。

可無論電視小說抑或現實，2003 年的荷花池還是荷花池，老鼠依然是老鼠，南瓜，也還是南瓜。那往常為人暱稱為妹子亭的所在，尖聲調笑，或在迴聲舞臺上高喊著平時無法言說的，那一個個校園裡令人衝動令人心悸的姓名。有時則只是寂寞，只是不多不少的寂寞。

舞臺劇的兩難

2014 年，曹瑞原再度執導將《孽子》改編為劇場作品，登上國家戲劇院的舞臺。短短 3 個多小時的作品，自然無法完全承接小說作品、甚至任何一個男同志個人史的每一個細節——有觀眾驚嘆於劇作廣納形式百川，大膽以舞蹈、聲光、配樂的寫意手法交代《孽子》們的愛恨糾葛，卻也有論者批評劇作過分強求對原著劇情的重現，但為了演出篇幅必須刪減原著內容，而使得同志們「不是愛得死去活來，便是愛得沒有道德倫理，僅突顯同『性』之間性的張揚、愛得極端，卻未見同志之間對於情愛認同的掙扎、與生存於外在世界所背負歧視迫害的壓力。」²

是啊，2014 年那時，臺灣同志遊行已經起步走了超過 10 年，當年的遊行主題是「擁抱性／別·認同差異」，同志社群與愛家護家爺爺奶奶消失了聯盟的鬥爭正如火如荼，《孽子》的劇場版本究竟要不要如此政治正確（又政治不正確）地「在今日，依舊將這

群同志放逐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的邊緣，仍獨自徬徨街頭，無所依歸」³，也在社群內部掀起一陣討論。

孽子們依舊是孽子

幸而孽子們依舊是孽子，我們既不依循任何的道德，也就無需照顧任何人的感情。我們不斷進化著，更高度地參與公共事務，並在政治上集結、形塑了足以在公共政治上爭取權益的主體。孽子們的歷史從小說描繪的 70 年代開始，畢竟就是一部邊緣與體制、少數與多數對抗協商的社会史。從逐步被摧毀、被蠶食、被改變、被淨化的新公園，到了終究位於國家邊境、道德禁區的酒吧與舞廳，接著，男同志來到了紅樓廣場。因著遊行，來到街頭。

因著社會的不公，而改變社會。

已經 2021 年了——2020 年重製版本的《孽子》劇場版，或許依然未能回答跨界改編作品「對於男同性戀族群的描繪，是否也在無形中落入社會對其之刻板印象」⁴ 的提問，但孽子們活到現在，迎來同志文化最百花齊放的年代，離開了櫃子，正發覺房間其實寬朗明亮。

或許《孽子》依然是我們的名字。

但是抱歉——經過了這許多年，孽子們終於知道，我們並沒有對不起誰。這一切，可能都是白先勇筆下的那座公園開始，後來的故事，則是所有「孽子」們所共同譜成的。

敬每一位孽子。

註：

1. 〈孽子變奏四十年〉白先勇，2020 九月 <https://ctee.com.tw/lohas/art/330760.html>
2. 〈閹割淨化的舞臺劇版本《孽子》〉葉根泉，2014 二月 <https://pareviews.ncafroc.org.tw/?p=9445>
3. 同註 2。
4. 〈開到茶壠花事了《孽子》〉黃婷容，2020 十月 <https://pareviews.ncafroc.org.tw/?p=62071>

羅毓嘉

羅毓嘉，臺灣新生代詩人、作家，曾獲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，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紅樓詩社出身，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，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。在資本市場討生活。頭不頂天，腳不著地，所以寫字。著有詩集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，像那天》等四種，散文集《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》等三種。